

花羽

云 文 编



花城出版社

花翎

云 文 编

花城出版社

花 翎

云 文 编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番禺钟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8.625印张 1插页180,000字

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7—5360—0502—4/I.457

定价：3.50元

目 录

· 小 说 ·

沉没	梁广道	1
生日	董瑞祯	19
春姑	梁广道	28
白色的眷恋	何沛锦	40
姐姐的婚事	钟集桐	52
无法捕捉的笑	欧嘉年	62
亲情	王永海	75
同龄人	张卓志 阿 茂	90
湖洋田里	姚瑞英	106
还是茉莉香	陈向阳	116
复婚	栗蓓安	123
诚爱	陈魏忠	138
情敌	栗蓓安	145
小巷尽头有一道石桥	陈燕霞	160
春的后面是……	陈燕霞	172
流星	梁振耀	189

· 散 文 ·

北京路抒情	郑增辉	211
墓地前的怀念	阮志远	216
似梦，还似真	欧嘉年	224
香雪迎春早	阮志远	236
啊，椰树	王坚辉	240
路	王坚辉	244
故乡的天井	杨兴伟	248
悠悠岁月	黄虹	251
岁月的影光	陈绍伟	255
龙的遐思	陈绍伟	261
湖畔絮语	黄虹	266
新桃花源记	阮志远	270
后记	云文	275

沉 没

梁 广 道

她扑下了大海！

飘呀，飘呀，海水的浮力能支架整个陆地。为什么会承不住一条美丽的人鱼呢！

飘呀，飘呀，这碧澄澄的海水，能滋养万千世界数也数不清的生物，岂会吞噬一个天造地设、鬼斧神工雕成的尤物？去你的！恶鲨和杀人鲸！哪叱三太子那条混天绫能吓服所有的虾兵蟹将，而她身上不也拖着一条红绫——一条血水染出的绫带么！

飘呀，飘呀，她像一叶浮萍，尽管海水是咸涩的，浸泡着创口有如刀割般痛，她仍然搏击着，挣扎着飘过去了。

她爬上了海滩，海滩后面是染红了半天的灯色。这一刹那的“爆光”，像拍下了一幅美妙的画图：参天的楼宇、繁花般的人潮、五光十色的世界。她张开双臂，冲上去拥抱“幸福”。然而，她在幻觉中栽倒了。

在广汕公路上，一辆脱了漆的单车，像一只小野兔窜进了一个小村落。入夜，她又像狗

窃鼠偷一般，跨过田野和河埕，登上了一座无名山，继续着她那更加险恶的行程。

踩着芒茅路，穿越蒿草林，在没有路的地方蠕行。开头，姑娘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，再往前，等待着她的将是什么呢！山神树鬼？毒蛇猛兽？粉身碎骨的深坑？还有那边防战士，民兵哨所？抑或是幸福的期遇？毕竟，冒险者的勇气还是战胜了怯懦。一个人也总是如此，当他无限向往所崇拜的目标时，就会舍命相投，并且产生出一种鬼使神差般的力量。

经过了几个晓宿夜行，她终于闯过重重关隘，到边了。那时尽管她已感精疲力尽，但当她看见了海以后，好像即时看见了希望，浑身又有了力量。她扑进了水中，在波涛里沉浮，她划呀，划呀，海面竟是漫无边际的，她心寒了，两条腿像灌上了铅，她发现死神步步向她迫近，她渐渐不支的手脚垂下去了，并且闭上了眼睛，等候着没有哀乐的海葬。没料，在她濒临绝境的时候，希望之神向他伸出了大手，她踩着了一个蠓场，她得救了，并忘记了那嶙峋似刀的蠓石的锯割，艰难地爬上了海滩。

这不是梦境，是才经过的现实呀！

她醒过来了，当她定下神来的时候，她已躺在一张富有弹力的斯文褥床上。她正感疑惑间，一阵难忍的剧痛，又使她禁不住连声地呻吟。

“小姐，怎么样？！”说话的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子，一头卷发，一双蓝而且大的眼睛，颧骨高高的，此时正站在床前，一张粗糙的小黑脸还挂着一丝勉强的笑意。

“你？”姑娘瞪大了眼：“我这是在哪？”

“这是九龙地面，算你走运，没被那些啍咖兵（注一）抓走。”

“是你们收留了我？”

“我们大哥头（注二）专收大陆女。”

“太感谢你们了！先生，我有亲人在港，就麻烦你给我报个信吧。你们要多少报酬，我亲人都会想办法的，一定会报答你们的。”

“小姐，养好伤再说吧。你喝水吗？噢，对，有牛奶点心。”接着他递过一杯热奶和几碟美点，“小姐，自便吧，我叫黄仔，需要什么，只管吩咐，按按你床头的电铃，我就马上进来。不过，你可不能出去，差人（注三）发现会马上把你抓走返解回大陆的。”黄仔叮嘱过，就转身走了出去，并随手把门反扣上了。

在这豪华的公寓里，熊少娟过着闺阁一般的生活，衣食有黄仔侍候，伤病有医生治疗。她的伤口逐渐愈合了，瘦削的双颊变得丰润了，脸面像绽开的一朵花蕾，好像世界上一切俊美姑娘的优点，都集中到了她一人的身上。她对着对面床的大镜台照镜，自己也害起臊来。我们中国本来就是盛产红颜粉黛的国家呵！

然而，她又像一只暖棚中的小兔，她是不自由的。那时，她一再要求黄仔代她找亲人，寻大勇。拖延近一个月，黄仔才说，钱大勇已经搬走了，无法寻访。

“不，这不可能的，”熊少娟情急起来，“我自己出去找。”说着，她就拔腿夺门，然而，黄仔严严地挡住了她，“你不能出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老世（注四）关照过，”黄仔扶着门框，嘴角飞出一丝狞笑，“小姐，你还懵！你入的是碧云楼哪！你有机会别忘了我这个侍候过你的细佬（注五）呀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这花容月貌，会折煞许多有钱的男人的！哈哈！”

“啊！”熊少娟瞪大了眼，并随即跌坐到沙发上了。

熊少娟出生在广州市一个门楣低矮的家庭，父亲解放前做过小职员。解放后，虽然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过筛，但在涤荡尘寰的大革命中，仍然逃不脱厄运。他被当作“残渣余孽”，挂黑牌，戴高帽，剃过光头，游过街。他薄如厕纸的脸皮被撕开了，又经受不住“潜伏特务”嫌疑罪的恐吓，沉进珠江了却了残生。

死，并不是一切皆空，还要留给未亡人备受“反属”遭际的许多灾难。至今年仅十五，作为长女的熊少娟也要从此默默地去肩扛起一副家务的重担了。并因此使她过早地计较金钱的重量了。

少娟自少聪明、孝顺，还有一副逗人的外表，到了十八、九岁，就出挑得像一朵花了。

花开得愈艳丽，愈是招蜂惹蝶，她那低矮的门庭，逐渐变得如市如流了。总之，美貌姑娘有足够的条件，可以向权势和金钱挑战。但少娟过分的早熟和拘谨，她只用常礼应付常礼，以热情还报热情。她清楚自己的身世，诚然不敢高攀，只和几个较为贴心的朋友接近，一个是她小学时的高年级同学，叫钱大勇；另一个是她青梅竹马的表哥曹伟明。这两个人在少娟遭“家难”的日子里，不仅表现了正直的同情，而且都甘愿为她家最细微的事奔走。除此以外，她还有

另一个男朋友叫卢维魁，是个干部子弟。如少娟弟弟务农一事，就赖他助一臂之力，得以安排在近郊的一个收入较好的生产队里，获得了少娟合家的感激。同时，他的身价和地位，足以使他在少娟家走动的亲朋中，多一份超人的气势。

一天，卢维魁用语言褻渎少娟，好像姑娘是他在街边买来的一枝花，把少娟气哭了。这可当场惹怒了钱大勇，他唰地站了起来，扭住卢维魁的胳膊，圆睁怒目说：“说话要掂点斤两，人是可以随便被欺负的么！”

“关你屁事！”卢维魁撒泼说，“我跟她好，啥话不能说。”

“你跟她好，就得学会尊重她。”

“你是什么新鲜萝卜皮？狗崽子！我用得着你管？”

“吓！”钱大勇更被惹恼了，一掌把卢维魁推出了几步远，“我不许你欺负她。”

就这样，他们结仇了。并在海珠广场摆场（注六），两个古罗马式的骑士，为了这个如花似玉的少女，发生了一场恶斗，两败俱伤，因维魁有坚硬的后盾，钱大勇被加上行凶打人的罪名，送去劳教三年。

这事，使少娟受了很大的刺激，她觉得维魁的做法是极不义的，从感情上摒弃了他，她更敬重钱大勇，亲自到劳教场去探望他，并且每次都在紧缩的开支中，挤出钱来给大勇送食物……

三年过去了，大勇出来了，他们俩的感情也更加贴近了。他们开始谈前途、谈未来！

“大勇哥，你找份工作干吧！”

“工作？哼！”大勇也总是冷漠地答道，“我额头上打

了金印，谁要我？”

“伟明说有许多部门招临工，他可以代你想办法呀！”

“伟明？他愿老老实实做牛，我可不，三四十块钱顶得屁用。”

“这？长此下去，你？”少娟忧虑地说，“再说我们……”

“我们？少娟，”大勇突然紧紧拉住少娟的手说，“我们走吧！”

“走？上哪？”

“偷渡，去香港！”

“这？”

“社会主义虽好，可像我们……”

“这太冒险了。”

“冒险总比在这里过好！你也知道，有些人偷渡过去了，生活多好呀！”

“我？我不能走，我妈身体有病，家里也要我照顾呀！”

“嘿！过得去，有大把钱寄回来，还愁家里人不安乐么？”

“不，我不去，再说，万一去不成，家里就更受连累了，还有弟妹的前途……”

“前途？别说了，我们都是被打下十八层地狱的人哪！”

“不会一辈子是这样的吧？”

“算了，你不走，我先走！我是决定了的。”

“这？”

老实说，少娟是不愿意大勇离开她的，一是担心大勇万一失手被抓回来，前途更成问题，二怕大勇偷渡过了那边会变心！但她知道大勇的个性，她是无法阻拦他的。只好含愁默

默地送大勇登程了。

大勇偷渡成功以后，并没有忘掉她，不仅是书信不断，言不尽想念之情，而且每月都给她家寄钱，彻底改变了她家的困境。她逐渐认为大勇的话是对的：生活享受确实是在那边，她开始厌烦那几十元工资了，金钱物质对她产生了更大的诱惑力。

这时，大勇也不断在信中催促她，句句都是朝思暮想，要她下决心走他走过的路，她的心动了，她热望着幸福的团聚。但她一想到母亲年老多病，弟妹还要照顾，她又犹豫了，况且那时父亲生前所在机关，正在搞甄别平反，这是关系到他们一家政治前途的大事，觉得目前起码不能走那条路，所以一直没作最后的抉择。

到了一九七六年，国内的政局又发生了急骤的变化，父亲复查平反的事告吹了，国家的上空笼罩着一片迷雾，人们惶惶莫解，偷渡的人又多起来了，大勇又不断地来信催她，她不知怎么办好。

这当儿，卢维魁仍死心不熄，他又像钉子扎进少娟的生活中来了。拚命纠缠着她，并在一次以不正当的方式，截获了钱大勇给少娟的信后，赤裸裸地进行威胁，说少娟如不答应他，就要揭发少娟密谋偷渡的罪行。少娟已把心许给了大勇，怎会答应他呢！结果，卢维魁反脸了，无情地朝她撒下了一锅黑灰。她被派出所传去问话，单位迫她写交代检查，她成了街坊邻里耳语中的“串女”、“飞姊”，在人格的尊严上受到了极大的侮辱。她横下心来了。那时尽管伟明哀劝她，叫她千万不要走大勇那条路，不管怎么说社会主义制度都会比资本主义好的，但都没有作用。

卢维魁的逼迫加速引发她那种贪慕虚荣的心病，终于走上了偷渡的邪路。

她是个安琪儿，幸运地抵达了香港，满以为一下就能投进大勇的怀抱里了。她万万没有想到，时近一月，她依然被囚在这个豪华的笼子里，并且一点也得不到亲人的信息。刚才，黄仔的话把她吓慌了，莫非主人看中了她，倾倒于她的美貌？她害怕得发抖了，并从心底里嘶喊：“大勇，你快来救我呀！”

难混的情念，不时袭扰着熊少娟，她茶饭不思，褥睡难寝，那腴润的双颊，在花落涕零中渐渐削陷了。

这一天，黄仔领来了一个窈窕女郎，留着中分头，一头油腻的黑发披撒在美人肩上。她上身穿一领红白相间的T恤，下身配一条蓝色的牛仔褲，衣饰紧身，乳房像小山般隆起着，曲线玲珑，青春，动人，但她的眼皮却垂着，仍是尚未睡醒一般，与她那婀娜的体态极不相称。

在黄仔离去以后，她仍然倚在门框上，刁着烟卷，烟雾气味和香水气味从她身上浑浊地散发出来，她细细瞅了熊少娟一眼后，抿了抿嘴，语气中充满了嫉妒地说：“果然是个天仙样的人儿！”

“小姐！”少娟抬头望了女郎一眼，刚才闻过黄仔说她是主人家的，这会，看她那表情，听她那咸咸酸酸的话，心里有几分尴尬，“请坐！”

“唔！”女郎喷了一团浓浓的烟雾，边走近边说，“我真不明白，你们为什么偏要涌过这边来？难道香港有金拾吗？没错，这儿是繁华，够享受，还不是一样卖血，卖汗。”

“这？”

“唉！”女郎又叹了一口气：“这灯红酒绿，又是多么能诱人呀！”

“小姐，我，我有亲人在港，我不想再麻烦你们了。”少娟诚惶诚恐地恳求道：“你们行行好，放我出去吧！”

“出去？哈哈，这可是个进得来就出不去的地方呀！”

“啊！这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不久，你自己会清楚的。”

女郎望着少娟那叫人怜悯的样子，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，又不免嗟叹地说“唉！谁叫我们是女人，又成长这样的相貌。”

“你？你说什么？”

“没说什么！”女郎一头倒在沙发上，仰躺着，半闭着眼皮继续说，“你我说是一枝花，花也有睡眠啊！合欢花喜欢在静夜中沉睡，可咱们偏偏生成是夜合花，白天，要紧紧关闭花片装睡，一到黄昏，我们就得被迫着吐出醉人的香气来。其实，也并不香，花也有臭的，专门用臭气引诱嗜臭的昆虫，这叫臭味相投呐。”

“小姐，”少娟觉得这位女郎说话倒倒颠颠，不阴不阳，心里好生疑惑，“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女郎陡然地正坐着说：“还不明白？收留了你一个月，治好你的伤，餐餐牛排鸡腿，为你养颜滋补，你涂的是名贵古龙香水，穿的是一流时装。这洋房，这享受，是平白无故的么？他们花了过万的代价了。”

“这？就算两万，三万，我也愿意偿还。”

“大耳窿（注七）的钱你还得清吗？本加利，利滚利，像滚雪球一般。从用了他们的钱那一天起，你就不再属于你自

己的了。找亲人么？别瞎想了，只许你给他们赚钱。”

“要我怎么样给他们赚钱？”

“一块块肉割出去，一块块肉卖掉，到你人老珠黄的时候，你才算还清了。”

熊少娟啊一声，她算是明白了，也差点吓呆了，这灿烂的洋房，豪华的住所，霎时间昏暗起来，变成了黑洞洞的魔窟。她死死捏住女郎的手：“小姐，我不干，我不干！你行行好，救救我吧！”

“小妹，又有谁来救我呢？”女郎侧过脸去了，为了不让对方看出她那感伤的泪水。

“那，那就请你代我登个报，寻找大勇哥吧！”少娟仍然恳求道，“他知道了，拚命也会来的。”

“已经给你登了报啦。”

“是么？真的么？”

“你自己看看！”女郎掏出了一张良辰报递给了熊少娟，并指给她看一个栏目。

少娟细看了一眼，那上头是一则《征友启事》，写着：“本小姐妮妮，年方十八，才貌出众，惟寂寞香闺，特启事征友……”少娟看过，愣了会儿，“这不是我的名字，我已经二十多了！”

“二九芳华更有魅力，我不是骗你，你已经换上这个名字了。”

“征友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叫一楼一鸡(妓)，香港地面合法而高贵的娼楼。”

“啊！这怎么行，怎么行呀！”少娟嘶喊起来。

“算了吧！你有翼也难飞了，我是老板派来劝解你的！”

女郎又回复了先前那轻佻放荡的样子说，“女人总要给男人做爱，反正就是那么回事了。你也可以报复，让你的眼睛吐出剑光，刺他，逗他，撩他，然后掏他的腰包，把他掏空，让他来时高兴走时败兴。我们自己嘛，也乐得风流快活！”

少娟越听越恶心，她这才知道他们是一党的，她恼怒了，骂道，“你这个臭女人，给我滚！”

“哈哈！骂吧！我是臭，骂得痛快些更好！”女郎冷笑地说，“可你也香不了多久啦！”

这时，门铃突然响了，女郎“啊”了一声，神色也变了，她倒过来搂着熊少娟：“小妹，你，你别害怕，你马上就要、要‘出钟’（注八）了！”

“什么‘出钟’？”

“接客。”

熊少娟一声惨叫，昏过去了。

与此同时，黄仔进来了，端来了两杯牛奶，看见这状况，他掏出了药片，随手交给女郎，暗示说：“莉莉，你来！”

莉莉接过了药片，她的手发抖了。黄仔又催促道：“快点！客人在隔壁客厅上等哩！”

莉莉违拗不得，她沉思间，侧转身，把药片捏碎了，只把小量的弹进了牛奶杯，然后把它灌进少娟的嘴里。

黄仔出去，又接着领了个嫖客进来。那是个商贾模样的人，大腹便便，臃肿中仍带几分潇洒，一进门就问：“哪一位？”

“呸！”黄仔指着少娟说：“大陆靓女上市，先生可要落足嚟头呀！”

“哈哈！”那嫖客痴笑道，“真是个天姿国色的美人儿。”

“先生，你请自便罗！”黄仔示意莉莉离开。

莉莉回头望了少娟一眼，她发现姑娘的眼睛是哀怨的、无神的，并且被泪水粘糊了。但她知道，少娟再没有反抗的能力了，她服了迷幻春药“忽德”。她不忍再多看了，内疚地随黄仔走了出去。那嫖客也同时嬉笑着走进洗澡间，去沐浴鸳鸯浴了。

此际，少娟浑身瘫软，心情恍惚，她好像置身于云崖缥缈之中，然而，她的神志还是清醒的，她想呼喊，又喊不出来。她清楚知道，一场灾难性的摧毁，马上就要发生了。

嫖客沐浴后，出来像搂着一只小花猫那样，把少娟搂进了卧室……挣扎么？唉！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！

药性意外的很快消退了，她出其不意地把嫖客推滚落床下了。报复！她不用眼睛的剑光，她拿起了床头柜上的花瓶向嫖客一个秃顶圆头掷去，圆圆的额上淌出了鲜血，嫖客像猪嗥一般呼叫起来：“来人哪！”

门砰的一声打开了，黄仔和莉莉同时走了进来。莉莉看着那情景，心里已经明白几分了。黄仔这时一反常态，露出了他是双花洪棍（注九）的打手嘴脸，上前一把揪住了少娟的长头发，劈啪就是两下：“婊子养的！你敢得罪客人？”

莉莉上前排解道：“细佬，别打！”

“打吧！打死了，比不干不净活着好！”少娟没有泪了，她强迫自己，尽快往绝路上走去。

“死！算是便宜了你呢！”那嫖客余怒未息，“老子花了一张金牛（注十）呐！”他步步逼近少娟。

莉莉抢前，马上换成了一副媚态，搂住那嫖客的胳膊说：“先生，我来侍候你老人家吧！”